

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反对我这个标题。他们会说多好的句号啊！句号表示一种完成，一种圆满，一种有志者事竟成，一种成果与收获，或者干脆把这溜圆的句号看成一个个饱满的果实。他们还会问我，当你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在那上千页稿纸的最末一行画上一个句号时，难道你没有如释重负、飘飘欲仙的感受？没有那种大功告成后该痛快干一杯的喜悦吗？

当然，这样的句号我也喜欢。但人生还有另一个句号。

打个比方，你在一条路上走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有一种“尽头感”时，这句号就隐隐出现。如果你停下来，你足下就清晰地现出一个句号。

这条路可不是做一件事时那短短的距离，它是人生追求的路、艺术探索的路和事业奋进的路。这条路原本无止无休，你在任何一处都可以起步，踏上征程；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画一个句号，退了出来。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句号的缘故，那精疲力竭的放弃、自寻清闲的逃逸、江郎才尽的低头认输，乃至收获后的自满自足，甚至在目标达到之后，辉煌的目标也会化为一个句号，尽管这句号闪闪发光。句号，就是停止，就是终结，就是事物最终变为有限的、死去的符号。

我说的是这种句号。

句号往往又和人的自足、人的彻悟、人的惰性连在一起，所以句号大多是人心甘情愿给自己画上的。人随时可能舒舒服服给自己画个句号，休止了自己。

因而，我害怕句号。

我对句号保持着近于神经质的警惕，警觉它，监视它，打击它和超越它。在与句号的斗争中，我一边感到生命的活力，常常闻到自身肌肉搏斗后散发出热烘烘的清香；一边认识到这原是生命存在所必须进行的奋斗，也是与自身惰性和保守的对抗。当然……它何其艰难！跨过每一个句号，都需要付出双倍的力量，其中一半是创造力。

然而，在人生或艺术的道路上，只要消灭一个句号，便开始一段崭新的充满诱惑的路。我们还会发现，被我们拒绝和消灭的句号，最终竟然会变成逗号。你是不是也会从中得到启示：

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，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。

城市笔记

临巅遐思

□陈晓雷

六月上旬，我从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回来，还未来得及回味那片浓浓的绿色，一转身又走入长白山的莽林中。这座曾经多次登临的山，这片曾数次融入的绿，再次让我有了鱼游于水般的自在。

再次走进这座绵延不绝的长白山，我仿佛一并触碰了北方丰姿多彩的山区四季。我们从西坡登临长白山，连乘车加步行，不足三小时，由炎夏一步跳出，猝不及防间，又一步沉入寒冬……

我们的登顶行程，可形象地概括为“以四极对应四季”。

第一极——走平原。东北平原的田畴，豆苗铺地，玉米盈尺，杨柳遮阴，满目绽绿，望不尽的旷野，拥抱着苍莽的山峦，回眸远方的地平线，似乎都向它投来温馨、敬畏的目光。

第二极——上苔地。山野中，绿渐淡，地渐黄，阳坡已融雪留痕，阴坡仍残雪固守，缓坡圆润的黑褐色山体，与片片椭圆形积雪对比强烈，那圆套圆的黑白曲线，看上去很像西方现代派的绘画作品。山岗上亭亭玉立的白桦，刚刚吐出翠绿的嫩芽，让我联想到俄罗斯大画家列维坦笔下那些超拔的白桦。偶尔，还能看见松树、冷杉、柞树下面的琥珀杜鹃，翘着浅黄、淡粉的脸庞，迎着阳光微笑。它们有意拉着春风的裙摆，让她慢些走过，让自己享受沐浴，让春意于这里多多流连。

第三极——上山肩。这里，大片的紫松墨柏肃穆挺立。一丛丛的岳桦林，在山坳里拥裹着坚挺的山腰，在山脊风口前匍匐而卧，用顽强的枝干护佑着险些被狂风掠走的泥土……从低处往上看，这些兵阵般的岳桦林，坚韧刚毅、生机勃然。它们伸向天空粗

细不等的枝，正像泰戈尔的诗所写，是“长在天空的根”。岳桦抵御高海拔最酷烈的风，代价是牺牲苗条的身姿，以扭转的形体，坚强地赢得生存的权利。岳桦弯下腰身，发现自己与土地接近了，与根下残雪相融了。岳桦林借以向肥沃的土地倾诉衷肠，向湿润的白雪表达恋情，向醒来的山川坦陈锐气，与松、柏、杉、柞相唱和，渴望畅饮满山朝露。

在这寒暖对接的山肩上，漫山的森林、遍野的植物都在努力着，探索自我的生存空间，以立求存、以小拓大……这葳蕤蕤蕤的长白山，传递着照亮心灵的信号：在磨砺中坚守，是自然与人类立身立命的法则。

第四极——临巅悟池。站在山巅之上，我看到山峰侧翼，所有的树木草丛都跳跃着蓝白色的冬之火焰。此刻，我眼前矗立的白云峰，拥揽着世界海拔最高火山湖——天池，俯瞰这片银蓝色的冰湖，它像与太阳辉映对话的明镜，银光闪发。我在长白之巅的夏日，在火山岩石的从围中，在风刀刺骨的寒冷中，体验着没有植物、没有绿色、没有飞鸟、没有苍鹰的高与冷，我周围林立的那些高傲沉默的山脉，在一条条、一片片、一圈圈白雪的装扮下，精彩纷呈，活灵活现。

六月的山巅，春与雪共融。在离主峰不足百米的雪坡下，山体的缝隙下面，我看到一溪亮亮的雪水正轻轻流淌，听似无声无息，看似灵动激越，匆匆奔向坡下银蓝如盖的天池。我突然想到，这淙淙汇流的小溪——就是松花江、鸭绿江、图们江三条大江的源头，它们从小到大，从雪溪到江河，一路千万里，不知不觉中，就把东北山川大地灌溉。

这白茫茫的群山，秘藏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福祉。

大家V微语

蚂蚁

□尤今

●孩子吃剩的巧克力，一时大意，忘了收好。次日，踏入厨房，惊得头皮发麻。

●蚂蚁，成千上万只，密密麻麻、爬满四处。出尽法宝，用水烫、用药喷、用布抹、用脚踏，终于，歼灭全体，片甲不留。

●疲累不堪，入房小睡。一觉醒来，迈入厨房，一看，差点昏厥在地。蚂蚁，无数无数只，一堆一堆，麇集四方。故技重演，水、药、布、脚，齐齐出动，终于，又歼灭殆尽。

●以为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了，天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后，孩子又呼天抢地地捎来了坏消息：蚂蚁又卷土重来啦！真是屡败屡战、不屈不挠啊！烦躁、生气、无奈，又如此这般地狂杀一轮。次日早上，不可思议的，旧戏重演。我好似陷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噩梦里，烦得连不问世事的头发都站了起来。

●这时，适逢钟点用人到来，知道情况后，目不识丁的她，经验老到地说：“你只顾杀屋内的，却没注意屋外的，当然无法根治啦！”到屋外一看，果然，长长长长的一支队伍，正从草丛中源源不断地、斗志昂扬地、浩浩荡荡地涌入屋里。利用喷雾式杀虫剂，从内而外，再由外而内，杀个精精光光，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之后，不曾再来。

●斩草又除根，春风吹不生。戒毒，不也正一样吗？暂时去除表面的“瘾”是没有用的，必须把深植于内的“欲”连根拔起，才算是永永远远地爬上了岸。

谈天说地

蜂窝舔蜜

□刘荒田

从亨利·多尔曼的著作里读到一句：“人生乃是从蜂窝舔蜜糖。”蜜糖是好东西，不见英语里把它当做“爱人”的别称？追求甜蜜，享受快乐人生，是人的天性。这过程，衍为人间生生不息，千姿万态的悲喜剧。由它想起出自励志电影《阿甘正传》的名言：“人生是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将拿到哪一块。”这一句着眼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。蜂窝舔蜜则和采摘玫瑰类似，前者有蜜蜂，后者有刺，凸显人生本相——快乐和危险，美丽与艰难，或亦步亦趋，或互相依存，或互为因果，个中奥妙，足堪品味。

面对“蜜糖”这一譬喻，首先的问题是：你有没有“蜂窝”？如果它指向物质，相对于大米、面包、蔬菜、食盐，蜜糖是“高级”一点的。荒时暴月，流亡时光，人们最在乎是活命，而不是往薄胎瓷杯里的“英吉利红茶”掺入多少匙蜜糖。如果它指向精神，一如玫瑰的浪漫属生活的较高层次（也可以是伪装高雅者的摆设），你有没有追求的意愿？比如，通过阅读、思考、讨论、践行，以品尝过程和结果所含的“蜜”？

决定人有没有拥有、接近“蜂窝”的可能的，被笼统地命名为“命运”。长久以来，人给“命运”和“性格”画上等号。此说只对一半——当人在贯彻自我意志上具备起码的客观条件及能力时——然而，怎么可以忽略大变动时代一波波的“形势比人强”呢？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上百万犹太人排着队走进煤气室，在划一的残忍至极的“命运”前，任是怎样的“性格”都派不上用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命”乃失败者、潦倒者的专用词。碾压他们的外力，包括“冥冥中自有定数”，供他们事后搪塞悠悠众口或自我安慰。胜利者呢，不需要命，不信命，项羽哀叹天亡我，在败走乌江之时。

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全长约5500公里，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，正源卡日曲由五个泉眼溢出的潺潺溪流开始，

汇聚泓泉百余。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未能束缚住黄河东进的步伐，它日夜不停，加速前行，在峡谷的末端，不到500米的距离内，河面水宽由二三百米被骤然收束至四五十米，面对坚硬的岩石，狭如壶口的河口，黄河以雷霆万钧之势，从二三十米高的陡崖上飞流直下，古人形象地称之为“千里黄河一壶收”，故名壶口瀑布。

秋雨初霁之时，望壶口瀑布，看黄河之水倾泻奔放，不禁心潮澎湃，吟诗一首：

黄河·壶口瀑布

高峡清泉天上来，
西辞昆仑向东海。
九曲无改归海志，
百溪千壑入胸怀。
壁立万仞何所惧，
金身向空荡尘埃。
声震乾坤势如虹，
金石孟门为之开。
至柔何以驰至坚，
信得谛当初心在。

水声在耳畔轰鸣，不期然想起了冼星海的名曲《黄河大合唱》：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！黄河在咆哮！”与此同时，透过飞腾的水雾，我的思绪穿越了时光隧道，回到了80多年前……

1935—1948，延安十三年，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，好比壶口瀑布只是万里黄河上的一个逗号，然而，

初心

□赵冰冰

中国共产党在此蓄积了巨大的能量，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，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“抗大精神”、“南泥湾精神”、“白求恩精神”等等使一个被反复“围剿”的党，完成了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，中国也由此缓缓拉开了民族富强的帷幕。

抚今追昔，望着奔腾不息的洪流，回味着“逝者如斯”的感慨，我想，正如一滴水，要想永不干涸，只有融入大海；一个政党，也只有始终不忘初心，汇入人民的汪洋大海，才能天长地久。词以记之：

沁园春·延安
枣园金秋，凤凰山上，故地重游。
忆如磐风雨，哀鸿遍野；
黄河之畔，震天怒吼。
何惧牺牲，但解倒悬，
移山之志比愚叟。
近卅年，看红星遍照，光耀九州。
山河重光谁讴？
思英烈竟无语泪流。
虽新华国立，民生犹艰。
七秩奋斗，百尺竿头。
全面小康，仓实礼明，
初心无改砥中流。
致大同，酬千载宏愿，鼓舞枫猷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报



61935970566666